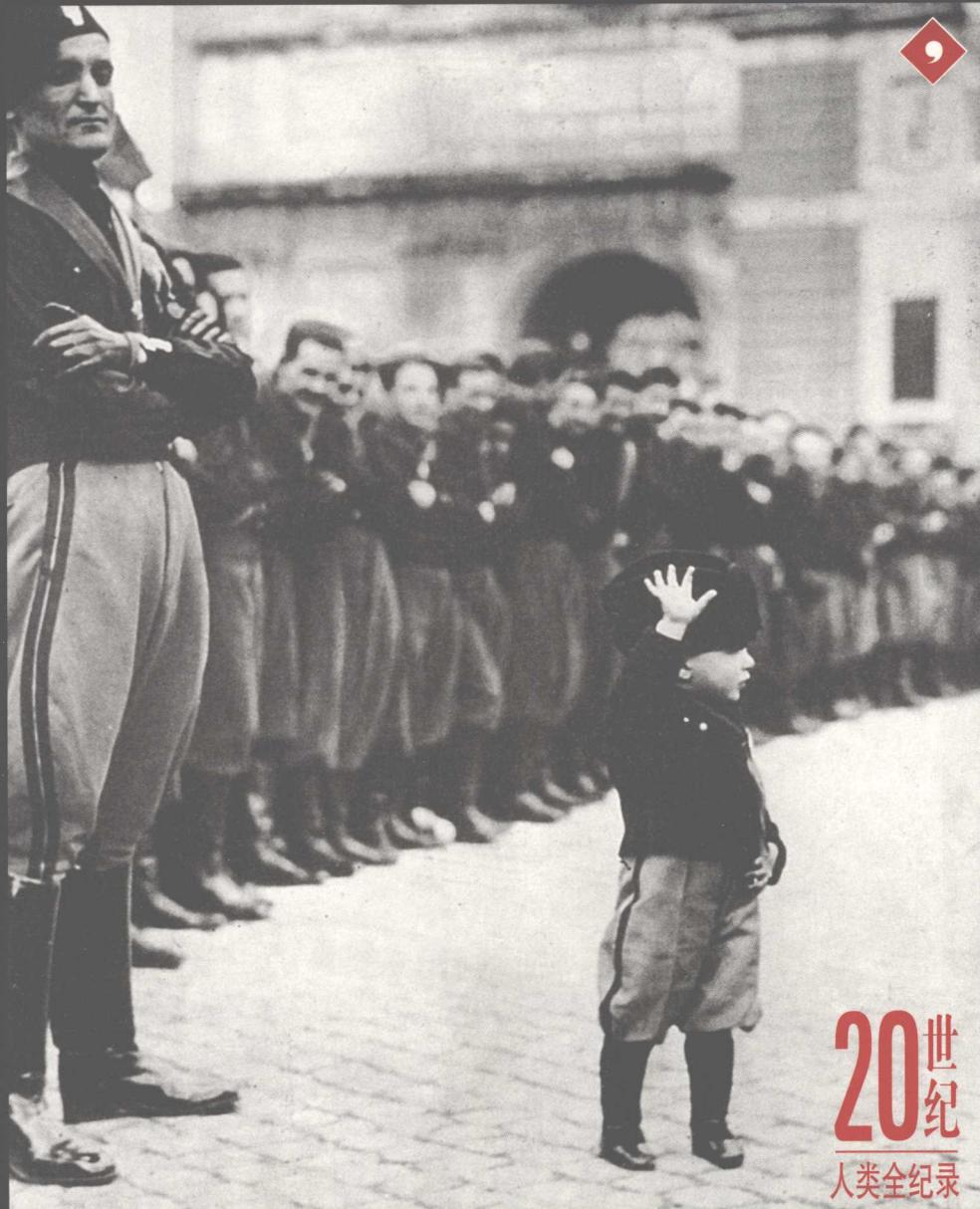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REORDERING

[美]洛兰·格伦农等 编 〇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世纪
人类全纪录

动荡百年

外交·结盟·政变·党争·移民

秩序的游戏

世纪(190)目睹到本图

便看出前文图中，此第一、第二一节的著者，即此书之著者，或即曰「夫」，以是得明其

「都是全书之脉络也」

有此脉络，故得此书，而得此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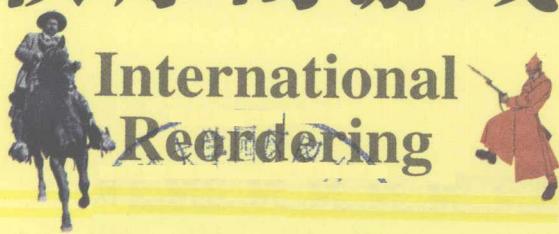
故此书之著者，即此书之著者，而此书之著者，即此书之著者，而此书之著者，即此书之著者，

故此书之著者，即此书之著者，而此书之著者，即此书之著者，而此书之著者，即此书之著者，

20世纪人类全纪录

A HUMAN PANORAMA
OF THE 20TH CENTURY

秩序的游戏



[美]洛兰·格伦农等 编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秩序的游戏 / [美] 格伦农 (Glennon, L.) 主编; 余吉孝等译. —3版.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8.6

(20世纪人类全纪录)

ISBN 978-7-5057-2431-0

I . 秩… II . ①格… ②余… III . 政治事件—史料—世界—20世纪 IV . D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5654号

Original title "Our Times: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Copyright ©1995 by Turner Publishing, Inc., and Century Boo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conventions. No part of contents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译文由广州市文化传播事务所提供

所有权利保留

图片支持:  www.fotoe.com

20世纪人类全纪录 秩序的游戏

作 者 / [美] 洛兰·格伦农等 编

译 者 / 余吉孝等

特约编辑 / 林 颖

责任编辑 / 邵嘉瑜

装帧设计 / 唐 薇

技术编辑 / 杨 扬

出版发行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

经 销 / 新华书店

制 作 /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 广州市一丰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760×1020mm 1/16 108印张 900千字

版 次 / 2008年8月第3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57-2431-0

定 价 / 270.00元 (全9册)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0-38865309联系调换

20世纪人类全纪录
A HUMAN PANORAMA
OF THE 20TH CENTURY

秩序的游戏

International Reordering

contents

目录

8 | 前言

第一章 光荣与梦想

渐渐离析的“日不落”帝国

- 18 1908年 “黑白分明”新联邦
- 19 1910年 喧闹而脆弱的联邦
- 20 1912年 非洲人国民大会诞生
- 21 1922年 埃及获得脆弱的独立
- 22 1935年 印度迈出独立的小碎步
- 22 1949年 爱尔兰脱离英帝国

版图上的“菜单”

- 24 1901年 “月球快车”成为现实
- 26 1904年 殖民大商定“餐单”
- 27 1920年 英法分享肥美战利品
- 28 1916年 炮舰外交与秩序输出

巨人屹立东方

- 30 1907年 “三民主义”发轫
- 30 1911年 清王朝末日来临
- 32 1908年 中国的末代皇帝
- 32 1949年 新中国成立
- 34 1984年 “一国两制”的创举

移民风潮

- 36 1907年 欧洲移民潮滚滚而来
- 37 1910年 移民潮
- 38 1917年 国会患上外国人恐惧症
- 39 1921年 移民的门洞改窄了

战争后遗症

- 40 1947年 “马歇尔计划”曙光初露
- 41 1947年 杜鲁门主义出笼
- 42 1951年 德国准备赔偿犹太人
- 43 1965年 犹太人与德国人和解

第二章 外交风云

盟约与战火

- 46 1902年 英国和日本结盟
- 47 1932年 斯大林向西方微笑
- 48 1933年 美国与邻居们修好
- 49 1935年 共产国际变换策略
- 50 1936年 裁军新约有名无实
- 50 1939年 德苏开始了危险的合舞
- 51 1939年 脚踏两条船的“火鸡”
- 52 1939年 “中立”下的武器解禁
- 53 1939年 战火中的世外桃源

划分世界

- 54 1943年《苏捷条约》签订
- 55 1944年 丘吉尔的“不严肃文件”
- 56 1945年 三巨头雅尔塔会晤
- 56 1945年 波茨坦会谈

结盟浪潮

- 58 1955年 新兴力量聚会万隆
- 59 1957年 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
- 60 1958年 阿拉伯人的结盟浪潮
- 61 1983年 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核战阴影

- 62 1954年 推行核威慑政策
- 63 1963年 第一个禁止核试验条约
- 65 1969年 苏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 66 1979年 苏美维也纳和谈峰会
- 67 1985年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 67 1986年 超级大国元首相晤冰岛
- 68 1987年 戈尔巴乔夫访美
- 69 1994年 核僵局有所松动

晃动的橄榄枝

- 70 1963年 法德欢度短暂蜜月
- 71 1966年 再见了，北约！
- 72 1970年 莫斯科与波恩修好
- 73 1977年 萨达特拥抱以色列
- 75 1978年 萨达特与贝京握手言和
- 76 1987年 阿里亚斯和平计划
- 76 1988年 纳米比亚—安哥拉协议
- 77 1981年 里根和卡扎菲斗法

政党之争

- 78 1937年 绥靖大师上台
- 79 1974年 密特朗惜败德斯坦
- 80 1981年 社会党人终于问鼎
- 81 1983年 绿党挺进国会

驴象之争

- 82 1932年 白宫更换了新主人
- 83 1952年 共和党人卷土重来
- 85 1960年 民主党人卷土重来

- 86 1974年 尼克松被迫辞职
- 87 1992年 战后一代入主白宫
- 88 1976年 社会党人大选落败
- 89 1979年 撒切尔时代

第三章 法西斯的不归路

初露“狰”容

- 92 1919年 法西斯分子甚嚣尘上
- 93 1922年 法西斯党人进军罗马
- 94 1924年 墨索里尼发出吼叫
- 95 1926年 墨索里尼一手遮天

沉重的负担

- 96 1921年 在赔款压迫下畸变
- 97 1923年 慕尼黑啤酒酒店暴动
- 99 1923年 法国入侵鲁尔区
- 100 1924年 德国交上空前好运
- 101 1926年 德国挤进国际联盟
- 102 1929年 来自战胜国的恩惠
- 102 1930年 经济危机成全希特勒

窃取权利

- 104 1932年 纳粹党人行情看涨
- 105 1934年 为德国民主送葬
- 107 1935年 扯碎了《凡尔赛和约》

邪恶轴心

- 108 1932年 驯服的法西斯仆从
- 109 1933年 德意之间的“夹心饼干”
- 110 1936年 “罗马—柏林轴心”形成

- 111** 1937年 与德国暴君拥抱
吞并
- 112** 1936年 苏台德岌岌可危
113 1938年 德国终于吞并奥地利
114 1938年 慕尼黑——耻辱的和平
- 走向深渊**
- 116** 1928年 法西斯之路
117 1936年 鹰派军官咄咄逼人

第四章 动荡的世界

- 战败国的命运**
- 120** 1946年 麦克阿瑟强制改革
121 1946年 苏联人迟迟不肯告别
122 1948年 东西分裂不可避免
- 对峙下的冷战**
- 124** 1949年 北约在恐惧中催生
125 1955年 组建华约，抗衡西方
126 1959年 苏美首脑的“厨房之争”
127 1961年 苏美争先恐后上太空
128 1962年 导弹危机一触即发
129 1968年 俄罗斯宇航第一人

统一与分裂

- 130** 1926年 尼加拉瓜对抗美国
131 1990年 科尔在加快统一步伐
132 1991年 阻吓波罗的海独立势力
- 为人权而战**
- 134** 1905年 尼亚加拉运动
134 1910年 有色人种呼吁人权
136 1919年 红色之年
137 1954年 废除种族隔离恶法
138 1955年 黑人公民权运动发轫
139 1962年 取消种族隔离
140 1963年 种族暴力不断升级
141 1963年 一个美国黑人的梦
143 1964年 炽热的“自由之夏”
144 1965年“愤怒的城市黑人”骚乱
144 1966年 黑人日渐失去耐心
145 1975年 西方国家签署人权协定
146 1977年人权开始左右外交
147 1992年 洛杉矶种族骚乱

第五章 政客活动

- 皇室·皇权·王冠**
- 150** 1901年 告别维多利亚时代



- 151 1919年 新国王为独立而战
- 152 1928年 皇家表兄夺取政权
- 153 1936年 不爱江山爱美人
- 156 1952年 伊丽莎白继承王位
- 157 1992年 白金汉宫噩梦连连

握紧权杖的手

- 158 1904年 罗斯福名正言顺
- 159 1916年 尼赫鲁谒见甘地
- 160 1918年 马萨里克回国掌权
- 161 1926年 毕苏茨基卷土重来
- 162 1945年 罗斯福在胜利前夕逝去
- 163 1961年 肯尼迪旋风刮过政坛
- 164 1962年 戴高乐：我就是政府
- 165 1974年 超级间谍毁了勃兰特
- 166 1976年 坦荡正直的卡特
- 169 1988年 伊斯兰世界首位女总理

强权的统治

- 170 1916年 大军阀袁世凯去世
- 171 1936年 索摩查撵走了萨卡沙
- 172 1942年 贝当被迫起用赖伐尔
- 173 1965年 游离马来西亚
- 174 1966年 苏加诺结束政治生涯
- 175 1966年 “救赎者”走向流亡

- 176 1972年 阿明驱逐亚洲人
- 177 1985年 霍查结束40年统治

政客浮沉录

- 178 1902年 托洛茨基逃亡伦敦
- 180 1907年 西伯利亚农夫横行宫廷
- 181 1950年 麦卡锡发出仇共尖叫
- 182 1954年 撕碎麦卡锡的符咒
- 185 1986年 一位总统的纳粹史

军人的荣耀

- 186 1916年 一个军事巨人之死
- 186 1916年 “阿拉伯骑士”传奇
- 188 1916年 游击队屡屡戏弄美国人
- 188 1927年 鹰击长空
- 190 1943年 英国来的游击英雄
- 191 1965年 传奇战士格瓦拉

introduction

前言

民主政治的挑战

泰勒·布兰奇

复兴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初入20世纪时就犹如一个兴高采烈却又孤独、幼稚的孤儿，而今历经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却已变得像一个被人冷落的寂寞祖父，对所取得的种种胜利屡屡表现出一种倦怠无谓的神情，因为地球上几乎再也没有人就未来的对手或者是未来政治秩序展开议论。这种历史现实的变迁，甚至也令那些亲眼目睹1991年苏联各共和国发生独立革命的人们呆若木鸡。我们或许只能猜测这一切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因为那时的人们，在极权主义独裁者出现之前，一直期盼能对君主统治的世袭历史进行某种程度的改良。尽管王室作为历代的遗产，曾因传统文化中的荣誉感而得以强化，但随着千百万人民为行会式和集体统治作出了一个世纪的努力后，君主制已烟消云散。不久以前，羽翼未丰的民主政治还敬重国王、苏丹、沙皇和皇帝们头顶上的王冠。而今，当流行的霸权统治首次引人注目时，对君主制幽灵般的记忆成了民主政治的危险性暗示。

1905年，为了制止倾向共和政府的骚动，欧洲王室家族劝说瑞典国王奥斯卡同意挪威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并提议把新王冠授予丹麦王储查尔斯和其妻穆德（穆德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女儿）。同年，爱德华拒绝承认塞尔维亚国王彼得（彼得的前任被塞尔维亚民主主义分子暗杀致残）。爱德华说：“我们将被迫中止商业来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给人一种印象——对国王的暗杀无任何后果可承担。”这些传达出的信息虽然没有公开，但正如哈布斯堡皇帝弗朗兹·约瑟夫在1908年以私人信函的方式通知其几个关系亲密的君王，他已从土耳其苏丹手中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对塞尔维亚实行先发制人。王室的整个想法是要避免引发公众辩论，因此国王们对君主制的合理性一直保持一种优雅的镇定，尽管人们都为新世纪带来的报纸、摩托车、收音机的喧嚣浪潮而欢呼雀跃。毫无疑问，处于这种微妙关系中的所有人不可避免地强化了作为民主主权国家论坛的公共注



20世纪初强大而严格的君主统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他们犬牙交错的血统关系开始磨损前便逐渐削弱。1914年5月，当瘦小而孤独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站在圣彼得堡冬宫（上图）的高台上对他成群的臣民宣布俄罗斯的战争声明时，由于内部不满，他的统治已近末日。然而在其他地方，战争的热情和伴随而来的国家主义的压力，使最牢固的君权降格为毫无实权或为人鄙视的象征。

IS
THIS
DEMOC



意力。到了可称之为“电脑时代”的90年代，只有如约旦的侯赛因和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那样的国王，才能避免针对其王冠所产生的辩论。

没有人比得上维多利亚女王的7个孙子，他们在1914年爆发的始于萨拉热窝后又席卷全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左右逢源，一直保持着王位。后来，就像阿斯奎思勋爵对国王乔治五世所报告的一样，皇帝们没落的事实正在出现：德皇威廉二世和哈布斯堡王室的逃跑；布尔什维克暗杀了俄国不幸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罗马尼亚女王玛丽曾玩笑似地预言，难以捉摸的共和制度势将重返君主制，就像一个辛苦而又疲乏的流浪汉返回其所知道的最佳落脚处一样。

美国是出现在世界政坛的第一个民主政权国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断言：“只有一个新世界中人民合作互助的和平盟约，才能够保证反对战争的未来和平。”然而，威尔逊的国际名望触怒了那些依然记得在1910年国王爱德华七世葬礼上西奥多·罗斯福亦步亦趋情景的人。天主教依然把美国看作匠气十足的“传教国家”，充满了大主教利奥十三世1899年呼吁抵制“美国主义”时所描述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功利主义者。利奥谴责大众统治理论，但作为一个开明人士，他又不放弃这种认为民主政治是反对一个上帝、一个主教和一个国王的追求教义和谐的异端。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陆续介入战争的美国步兵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原有遭到诋毁且趋于守势的旧国际政治秩序被迫接受了平均主义的花言巧语，而威尔逊总统正是借此制定了提交凡尔赛和谈的有关协议。威尔逊要求“对所有殖民地的要求，作一种自由、开放且绝对公正的调整”，他呼吁“有关人们的利益（但止于殖民地的实际参与之前）均要平等对待，诸如像日本一类的盟国的殖民地所有权要求，也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日本已获得了德国以前在亚洲的领地）。不久，当选民在众多成年男性的基础上增加了三倍时，自由国家的政治平衡已不再取决于统治阶层，而开始倾向于公众。

由于一直被崇拜的男性概念因彼此间的勾心斗角而在公众面前

民主向它的实践者甚至对这个世界上所谓的民主国家不断提出挑战。在美国南部的大部分州，选举权——民主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对非裔美国人是不存在的或者顶多是一个需要复杂的、几乎无法执行的登记过程。如图，1960年，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彼得斯堡而以前从未参加过选举的65岁妇女，正在听一堂关于非暴力纠察和如何登记选举的课，这堂课由彼得斯堡进步协会教学。

斯文扫地，美国于1920年开始赋予妇女以投票表决权，而这正好是在英国经仔细论证研究赋予30岁以上的妇女以选举权后（在此之前，芬兰、挪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早已赋予了妇女的参政权，而瑞士直到1971年才这样做）。尽管历经了随后几十年的艰难困苦才在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中国等国度产生了共和政体，而且它们的成立远比其所经历的挫折更引人注目。

在中世纪时代，全世界只有不足三分之一地区的人民生活在稳定的民主国家中（其中一些国家仍与王室保持了一种安定的紧密关系），但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证明战争是值得的。由于美国对日本战争的胜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通过解雇皇室家族的7500名雇员将日本天皇置于傀儡的地位。随后他强迫日本裕仁天皇放弃了其个人神明的古老神话，并在日本颁发一部美国式的国家宪法。希特勒在柏林自焚以后，盟军合力彻底消灭了“天命论”的残暴皇室的继承者法西斯主义，随后各方根据自己的意愿将德国分割一半是民主政治的共和国，另一半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开始了一场环绕世界、挤压世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决定性争斗。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冷战阵营在其宣传攻势中都许诺自由和财富，但发现各自（更不用说西贡或喀土穆）鲜有那种宝贵且又确定的杰斐逊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们便开始挥舞起更多的彩色旗帜：炸弹、《花花公子》和可口可乐以对抗炸弹、游击队和阿斯旺水坝。出于恐惧和引诱，每一方都称对方“魔鬼”，并以此证明自己对源于古代政体的统治方法的运用的正当性。苏联独裁者斯大林采取了有组织的大屠杀、公开审判、驻军、突然袭击和大批放逐等多种手段。借用英国女王秘密警察统治殖民地技巧的美国中央情报局，1953年秘密策划推翻了当时的伊朗政府，恢复了与其关系亲密的巴列维王朝的君王统治。

纸终究包不住火。在西方超级大国拼命为他们在充满竞争的第三世界充当“自由管家”寻找借口的时候，共产主义的竞争却在为反对民主国家的剥削呐喊助威，强行新的“清算”。一股自治的潮流

1990年的元旦前夜，受雇于法国《个人》杂志的摄影师理查德·埃夫登记录下了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东西柏林统一。如图，在勃兰登堡大门，疯狂的庆祝和枪炮声中，一位年轻的柏林人的诚惶诚恐的表情，充分说明了他对捉摸不透的未来的某种预感。



源于1947年甘地的印度，然后席卷到非洲大陆，又从非洲大陆来到印度尼西亚乃至更多地方。60年代初，非洲奴隶的后裔们向美国当局表达了他们发自内心的要求，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民主人士应该抵制超级大国一贯的专制性歧视倾向。自由运动试图通过有组织地反对使用仇恨和暴力来建立一种新型的公民契约。可以说，这种运动的反响已远远超过美国人就选举权产生的冲突。

在为自由运动呐喊的那些人中，最著名的当属马丁·路德·金。他通过运用美国革命的政治哲学，将民主回溯到最早的希伯莱预言家们精神幻景中的双重立足点上（“让公正像溪水一样随处可见……”）。就像林肯当年在葛底斯堡一样，他从所谓“民主的中心”唤起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向历史上最严峻的对美国纲领的考验投去了一瞥。平等人种与平等选举权的令人吃惊的联系超越了肤色表面特征，挑战顽固的等级制度。他问：上帝和领袖是否应该属于白人或者属于“他”？

在美国和大多数共和国，政治中心在令人烦恼的文化分界线的调整中萎缩了一代人。七八十年代，经济不景气增添了人们对经济进步的怀疑；同时，前殖民地共和国如扎伊尔和黎巴嫩的令人沮丧的表现，也使自由世界不再乐观。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相似的自信心的损失则鲜为人知。世界革命时间表的声明与深信不疑的民主（列宁称其为“资本主义最好的政治外壳”）信念的逐渐淡化，标志着这种自信心的损失。在冷战的长期勾心斗角中，双方都以大量的、带来世界末日的武器威胁着对方。

起初，多疑的西方领袖将80年代末苏联领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运动视为虚无缥渺遥不可及。然而，戈尔巴乔夫暴露的对权威下降而产生的内心渴望要比装腔作势地摆弄一套僵化的国家机器的意愿强烈得多。好像磁石一样，1989年戈尔巴乔夫的北京之行，被25万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示威者震惊了。4个月后，在柏林，当他拒绝派苏联军队支持东德社会主义政权时，柏林墙便不复存在了，之后从拉脱维亚到保加利亚的莫斯科卫星政权纷纷瓦解。到1992年，历史便记载了苏联本身的解体。“民主不是法律和秩序的替代物。”苏联秘密警察头目忿忿不平地说道，然而他的“热月政变”与国内民主人士在街头造成的声势相比是那么的软弱无力。但是，民主人士不久便将魄力不足的戈尔巴乔夫赶下了台。同时，

在南非，如狼似虎的种族隔离者与羔羊般的多种族人民共享民主，坐了27年牢房的纳尔逊·曼德拉与他最后的狱吏合作竞选而成为总统。

最老练的政治情报部门都无法预测到这些剧变的先兆。无论是英雄还是傻瓜，做梦也没有想到会目睹这些奇迹和平地一闪而过，长久期盼的武装对峙的迹象却一丝也没有。从布拉格到比勒陀利亚，唱着非暴力赞美诗的英雄们在新秩序中赢得了试验性的领导权。

冷战虽已结束，而终结的忧虑仍到处蹒跚地寻找解脱的出路。当民主的托管权不再被降格为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时，民主的更为完善的承诺由于国内的陋习及国外未经证实的支持被击得粉碎。一个可怕的早期预兆认为，在萨拉热窝附近的领土上进行的国土战争，是这个即将逝去的20世纪的最早的蠢事，而不是下一个太平盛世的最早的祝福。在其他地区，冷战后的意识形态世界正日益怀疑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传说般的关系。波兰和其他处于困境的国家中的因第一次自由选举而起的欢呼声，不久便被对空空如也的商店货架所发出的抱怨声所替代，而日益富强且充满自信的中国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将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引进其国内，但对那些西方所谓的“民主”和“人权”则毫不留情地摒弃。

在以往的各个历史转折期，天灾人祸更多的是将人类的傲慢自大牢牢地控制住，现代社会必须将人类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高度推崇开放市场的实效，但是资本家们自己却在试图调整各个领域中推动竞争的坚硬的“打火石”（这些领域包括职业体育、鱼类资源缺乏的海域和医疗救护的分配）。民主需要在自治政府的民主核心观念中，有一种天生的占主导地位的自律。独裁者们坚持认为人的本质是纯真无邪的，需要坚定的外界引导。而在同样的地方，民主人士却明白了微弱选票所带来的易于理解的良好感觉。

在自治政府苛刻的要求之上的民主活力的最难以捉摸的部分，是来自不同文化边界的自由公民的坚定参与。21世纪既不能赋予民主带有损害的裁决，又不能在没有种族的宗教冲突的地方证明民主的优越性。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冲突已成家常便饭。在另一个极端，民主的良好承诺接触的正是神学的苦难之谜，在这一点上种族灭绝引起的仇恨随时可能爆发。其间有可能发生诸如南非、波斯尼亚的类似事件。在新世纪中，政治教训将从民主人士身上得到，就像旧的教训从国王们的身上得到一样，他们有的卑劣，有的高尚，有的屈从。

